源於奧運 李漢源

越南行

越南，近年曾兩次主辦亞洲廣播聯盟（ABU）體育年會，而代表越南的「越南國家電視台VTV」也很積極參與亞廣聯的事務，他們藉着主辦國際性廣播會議來加強與外界接觸，以建立國際地位。

2012年11月越南河內曾申請主辦2018亞洲運動會，當時在第三十一屆亞奧理事會會員大會上，河內是以票數29比14擊敗印尼泗水，奪得2018年第十八屆亞運主辦權。

可惜天不從人願，無奈越南在2014年經濟出現了問題，原本估計用1.5億美元預算主辦亞運會，但之後估計會超支，最終可能要花費多達一倍至3億美元，加上國內評論認為當時在2003年主辦的「東南亞運動會」所建造的場館，之後一直沒有使用過，令國民覺得浪費公帑；而當時越南奧委會主席也認為「舉辦亞運會並不會促進旅遊業發展。」在國內多方面的反對下，終於在2014年4月7日，越南總理阮晉勇正式向亞奧理事會提出，河內放棄主辦2018年亞運會；而棄權主因是準備不足，經濟衰退，國家無法負擔所需設施及場地的建設費，並在得到越南民眾的同意及支持下，放棄主辦亞運。對越南電視台工作人員來說，失去一次參與大型電視製作的機會，這當然不是好的結果，我們也替他們感到可惜。

再說越南國營電視台VTV近年發展不錯，1990年為了轉播北京亞運會，購買了衛星地面接收裝置，同時亦開始了以衛星轉播世界各地節目，而當時TVB也有很多劇集節目，在越南電視台配上了越南語去播放。

而年前亞洲廣播聯盟在越南河內舉行了體育年會，對我們一班與會者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因在當年來說越南是一個較少會想到的地方，而我在往越南前，直覺上覺得越南經戰火洗禮後，一切都會比較落後；但之後再回顧一下歷史，越南西貢（現稱胡志明市）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由於是法國統治，西貢是有東方小巴黎之稱，那應該是很繁榮的都市，而在越戰之後已經開始慢慢重建。

所以當我們到埗踏出機場，已可以即時購得電話卡，通訊這方面並不落後，真的很方便！我們專車到達酒店，梳洗過後馬上出發去晚餐，因住在市中心比較方便，與會者中，有曾經到過河內的，就帶我們去找當地最著名的一間百年老店，專食烤魚；坐下來是不需點菜的，因為只有烤魚一款，每人一份，是用炭爐烤的，很特色很美味， 難怪可以屹立百多年，成為著名老店。

餐後我們徒步回酒店，在途中看到一大班年輕人，駕着電單車，手持越南國旗，好像在遊行慶祝什麼似的。於是詢問當地電視台朋友，才知道越南足球隊剛剛贏了南亞盃，所以他們一班球迷遊行慶祝。體育就是這樣，尤其是足球，能夠凝聚一班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團結起來。

方寸不亂 方芳

無減不歡

到尖沙咀遊客區辦點事情，走在寬敞的通道上，簡直可以翻觔斗，人山人海的場面不復見，名店雖然林立，顧客小貓三四隻，因為孤清，連走進店看看的意慾也沒有，經濟不景氣，消費得慎重，沒有了遊客，名店怎樣撐下去呢？

有位闊太說，從來不減價的某國際名牌包包，如今竟然減到半價，所以她買了多隻包包作為「聖誕禮物」。買了一堆半價「聖誕禮物」後，又得知疫情流感夾攻下，政府無意取消「限聚令」，多個派對都計劃取消，屆時可能人人又要閉關，「聖誕禮物」都沒機會送出去。

童裝店3折已經夠吸引，買夠一定數額，全單再9折，計了一下，豈不是實取2折？為了取得最優惠的減價，唯有多買，本來買5歲童衣，結果預買到10歲；大堆新衣服塞爆了衣櫃，多買了的還要找同齡的孩子送出去。減價戰下，又是另一番得不償失。

疫情加上經濟不景，「減價」已成為指定動作，無減不歡，反而增加了無謂開支。

年輕朋友一家三口，本來住屋實用700多呎，安安定定，最近興致勃勃物色租盤，因為有一天忽然看到某大型屋苑有減價盤招徠，以同樣租金可租1,000多呎，於是萌生搬家之念。後來得知該屋苑正在大裝修，全屋苑沙塵滾滾，才有如此減價盤出現。本來無此念，忽然熱了身，睇樓睇上癮，好像是非搬不可了。

又看中了另一個沒減價租盤，如今市況，無減不歡，為了壓價，開出的條件是：「立即起租，預繳租金一年」。究竟條數怎樣計？上屋搬下屋，不見一籮穀，為了一個減價盤的吸引，多作了無謂開支，是否值得，見仁見智了。

七嘴八舌 小臻

習主席燃點奮發向上的激情

近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到廣東考察，為沉悶了一段時間的粵港澳市民重燃奮發向上的激情，市民在近距離目睹主席的風采倍加亢奮，從潮州到深圳都有不少市民幸運地獲得一份「我遇見主席的驚喜」，看看本月13日當日，習主席去到潮汕考察潮州市廣濟橋、廣濟樓、牌坊街，察看文物修復保護、非遺文化傳承……實地了解情況，又步行察看了汕頭開埠區街區人文歷史風貌，從社交媒體上看到潮州市民拍到的視頻，習主席在大街廣場上一口氣講數十分鐘，既是閒話家常也講國家大事，既講人情味又有鼓勵性指示，很令人受落，是很好的互動交流。習主席的親和力的確非常強，演說的魅力，令人佩服！

前年曾到過潮州旅遊，聽到導遊講他們汕頭經濟特區曾經輝煌一時，但因為官員問題令這地區沉寂下來了，是被遺忘了的經濟特區。今次習主席來指導，鼓勵肯定有利重振聲勢。主席囑咐汕頭經濟特區的領導，在新時期打好華僑牌，調動廣大華僑的積極性，引進先進技術和高水平產業，揚長避短、久久為功，團結廣大海外華僑共同實現中國夢。他公開表明：「我此行到廣東考察，就是進一步向國內外宣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將繼續堅定不移走改革開放的道路，奮發有為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鍥而不捨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父老鄉親們，讓我們攜手努力，共同奮鬥！」聽完這番話，相信擅長做生意又刻苦耐勞的潮州人很快動起來，包括不少在港澳及海外生活的潮州人亦會把握機會。

習主席鼓勵香港青年人到大灣區發展、融入灣區的生活、工作、創業；香港年輕人如果有志擴大自己的事業版圖就要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歷史機遇。在此時刻香港人不要再思想狹隘，要發揮自身優勢，融入大灣區發展，為香港經濟注入新動力，以達到雙贏。

當中國國家領導人實在要有驚人魄力，因扛起一個14億人口的大家庭的重擔可真不容易。看看國家主席習近平過去一段時間到全國各地調研的考察行程，從3月初疫情下仍去武漢探訪醫護人員及市民為他們打氣；4月在陝西省考察；5月中在山西考察；6月初考察寧夏「最後貧縣」；7月底考察吉林促推東北振興；8月中旬考察調研安徽；9月中旬到湖南考察調研；10月來到廣東，從北到南真是馬不停蹄。環看世界各國的領袖哪有這麼勤奮刻苦為民操勞的，正因為習主席親身去到實地了解情況，他才能了解到百姓的所需，制定出得人心的政策，人民自然對國家未來更加有希望！

他要求官員要從群眾普遍關注、反映強烈、反覆出現的問題出發，拿出更多改革創新舉措，把就業、教育、醫療、社保、住房、養老、食品安全、生態環境、社會治安等問題一個一個解決好，讓群眾有幸福感、安全感。因為生活過得好不好，群眾最有發言權。如此接地氣的領袖當然深得民心。

翠袖乾坤 連盈慧

何必吃此豬

台灣民間小食各自都有不同心思，最吸引我們的，還是不同方式烹調出來的豬手，甘香軟滑，肥而不膩，跟我們香港慣常吃到的南乳豬手，別有一番風味，所以每次旅遊台灣，吃豬手總是我們其中一項重要節目。

好幾個月前，偶然在一家凍肉店裏發現台灣包裝熟凍豬手，雖然平日不大喜歡熟食的凍肉，還是忍不住買來一試，果然沒有走失原味呢，拆骨功夫尤其了得，連轉彎抹角處的小碎骨也拆得乾乾淨淨，可真不容易，因為通常貼住碎骨的肉筋最富口感味道也最鮮美，保得住軟肉筋的完整，廚師才算高手。

可是今後遊台灣，可沒勇氣再吃豬手了，就是香港的台灣凍熟豬手，也不敢再買了，誰知道今後吃到的，會不會都是美國毒豬。

有人說這豬大可稱之為「台灣民主豬」，大談民主的政府，連月來台灣網台上鋪天蓋地反對輸入嚴重影響生育能力毒豬的聲音，政府居然充耳不聞漠視民意，照樣大開島門引進瘦肉精，這豬便已戳破台灣所謂民主的謊話。

力竭聲嘶了，不少市民含淚說「無奈」，真是無奈嗎？

何不積極一點，索性由牠來，我不吃，不就可以？跟台灣一個朋友通電話，她們是平日無豬不歡那一家人，主食便已轉吃秋刀魚。對了，台灣秋刀魚全來自太平洋，比日本同時可來自其他海洋的秋刀魚還要正統。秋刀魚的好處說不盡，不止含有令骨骼強健的維生素D和讓血液清澈的DHA、EPA；此外台灣還有同樣含有DHA、EPA和豐富礦物質及維生素的虱目魚呢，秋刀魚和虱目魚可說台灣海洋之寶，少吃豬，多吃魚，反而令下一代成長得更健康，家長們何苦擔心食無豬。

豬味雖好，台灣人除非真正吃到本土豬，否則就轉換一下主流口味，索性多吃魚吧。香港人還可以吃到台灣秋刀魚，同樣美味的虱目魚就望台興嘆了。

■秋刀魚及虱目魚，成台灣海洋之寶。 作者供圖

獨家風景 呂書練

高於生活

疫情緩和，坐困「愁城」多時的人們猶如走出了「監獄」，享受行動的自由，包括一點點「懷舊」。

因為「疫情」搶走了太多我們曾經擁有並習以為常的東西，包括空間、情感及想像力。

難得一句「解禁」，人們紛紛「走出去」，更「走回從前」，包括走進重開的戲院。我亦然，忙裏偷閒，一口氣看了三部具代表性的電影《花木蘭》、《奪冠》和《麥路人》。

由於疫情等因素，三部電影都幾經周折，才見天日，卻有點「雷聲大雨點小」，一方面是題材和故事「耳熟能詳」，每個人都有自己心中的故事輪廓，有所期待——前兩部是醞釀多時的大製作，後一部雖屬低成本港產片，早前在本屆金像獎中卻獲八項提名，業界口碑不錯。但公演之後，顯然存在心理落差。另方面，今日社會刁民多，負面情緒瀰漫，人們習慣批評、批判、挑剔，尤其蔑視權威、挑戰權威或自封權威蔚然成風。

綜合各種批評，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指電影不夠真實或歪曲事實。我很奇怪，人人都知道，電影既是商品，也是藝術品，都需要通過精心創作或特別製作，為何要真實？又如何真實？

比如說，真人版《花木蘭》的角色和劇情違背了「原著」精神；又比如說《奪冠》只突出郎平個人，同輩其他女排隊員在電影連名字都沒有；至於《麥路人》，郭富城飾演的金融才俊「太完美」……

但人們都忘了，電影被喻為是造夢的媒介，也是供人娛樂和消遣的商品，它既要「還原歷史」，又要「預測未來」，更要「回應當下」——體現創作者思緒的同時，也要吸引人們入場觀看。創作源自生活，卻高於生活，更要提煉生活。

此時此刻，此情此景，進戲院看電影，已不僅僅是「看電影」——在網上串流播放平台日益普及的今日，坐在黑漆漆的戲院中，多了點複雜的心情，也多了層意義。

難得安心而專心，把自己抽離煩躁的現實，感覺不但充實，還有點感動兼感恩——相比那些無家可歸或害怕回家的「麥路人」，疫情下的我們尚有容身之處；中國傳統文化象徵人物之一的「花木蘭」終於闖入驕傲的美式文化；30年前中國女排的拚鬥精神有望回來……

疫情肆虐武漢時，內地民眾自嘲：「想不到，留在家中已對國家作出貢獻」，今日香港人或許應該這麼想：「走進戲院，就是支持香港電影業和文化事業。」

百家廊 扶雲

好運是用來獎勵好人的

好運，是用來獎勵好人的。一個人脾氣不好或鬼使神差幹了壞事時，好運就會倏地跑掉。一個在深圳闖蕩的年輕人，開影樓賺了些錢，後與人合股開起了很多過橋米線分店。做得風生水起時，因他高調膨脹，脾氣大漲，與合股人因結款之事開始交惡，數年的交情很快煙消雲散。之後，好運便離開了他，回到老家愈活愈差。後經人點撥才算明白：當好人，不說假話、不做壞事，好運自然會來。

最終，這位年輕人與連襟幹起了貼壁紙的行當。他量尺寸盡可能幫客人節省材料，能貼好決不貼壞，哪怕是僱主家一塊抹布，也不隨便拿……僱主稱讚他的口碑在業內傳開了，生意漸漸多起來，收入水漲船高，好運又回來了。雖遠不如在深圳當老闆時威風，但靠勞動吃飯，合理接單，與人為善，心氣不再浮躁。也許，這就是「好人交好運」的運數變化吧。

我在高中時教過的兩位學生胡和李，大學畢業後經常在一起。胡品學兼優，為人謙和；李性格開朗，人脈較廣。前一段時間，一家大型建築公司要招聘一名工程預算方面的工作人員，待遇與發展前景都很好。大學裏的張老師想推薦胡，因他專業踏實，責任心強，家中比較困難，比李更需要這個工作，決定先把這個工作推薦給胡。

胡聽到張老師發來的好消息，特別開心，真誠地跟好友李分享。那天下午，李就去找了張老師，他說：「胡說自己根本不想留在大城市，可老師給他介紹了工作，他很想拒絕，又擔心老師沒面子。胡還說，仔細打聽過那家單位了，並沒有老師說的那麼好，論資排輩十分嚴重，一點兒都不適合他。」聽了這些話，張老師心頭一驚，但沒動聲色。後來，張老師通過其他同學，再次找胡談話，確定胡根本沒有這樣說話，都是李在挑撥。就在這時，張老師手裏又有一個不錯的工作機會。他猶豫了一下之後，向對方推薦了其他的學生，而不是李。張老師說：「李同學為了自己的私利，連胡同學的工作機會都要破壞掉，我真的不敢推薦他。」作家畢淑敏說，運氣是心靈的閱兵。一個人多辦好事，總會有好運找上門來；反之，好運即便來了，也要躲着你繞道走開。

一個人不為名利肯幫助他人，卻不料那個被幫助的人將一個絕好的機會——賜予幫助者。我們在羨慕這個人輕而易舉獲得好運之時，多半忘了他也許曾這樣幫助過很多很多人，絕大多數都無聲無息地湮滅了，只有這一次金光灼灼。但是，這樣的好事做多了，誰又能說好運不會來呢？

一個姓吳的年輕人正在四處投簡歷找工作。有一天臨近中午，他看見一家公司正在招工，便帶着簡歷走了進去。主管人員讓他放下簡歷，下午3點鐘再來面試。可當天下午，吳即將走到公司路口時，突然看到一個老人在馬路邊呻吟。這時已下午2點40分了，他還是想幫助這個可憐的老人，面試的事可以推一下。吳毫不遲疑地扶起老人，叫了一輛出租車把他送到醫院。十幾分鐘後，老人的兒子趕到了醫院，對吳連連表示感謝。等吳來到公司之後，面試已結束。吳說明了情況，主管人員頗為感動，破例請示了老闆，老闆答應明早讓吳再來面試一次。第二天早上，吳在公司卻遇上了自己所救老人的兒子，對方也認出了吳，並再次握住吳的手說：「太謝謝你了，昨天如果不是你，我的父親就會有生命危險。我就是這家公司的老闆，什麼也不用說了，不管你想應聘什麼職位，總之我已聘用你了，我會根據你的專長給你安排最恰當的工作！」

一個人的才能，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心底葆有足夠的善良，因為好人的真愛是這個世間最為可貴的金子。很多時候，善良會帶給我們意想不到的好運。譬如說，愛笑的人，運氣總不會太差，難道愛笑也是善良嗎？是的，從內心裏真的愛笑，可以判斷這個人有較多的正面情緒，能傳遞愉悅和友善，拉近心與心之間的距離。即使遇到困難，也會樂觀對待，這就是對待苦日子那份堅定不移的「善良」。

做好人，不是喊口號，而是能幫把手就幫把手，能出把力就出把力，絕不幹拆台、使壞的事情。有一位失意的年輕人，去拜見一位大師，他說：「大師，這個世界實在太不公平了，為什麼別人總是那麼幸運，而我總是那麼倒霉？為什麼別人擁有崇高的地位，而我卻處於社會的最底層？」年輕人表情凝重而痛苦，彷彿對世間的一切都充滿了怨恨。

大師聽後，微閉雙眼，靜靜地說道：「你的怨恨太重了，擋住了心中的無怨無悔，行動的腳步總是姍姍來遲。」年輕人有些不明白，懇求大師說得更具體、更詳細一些。大師問：「你年少時有過夢想嗎？」「當然有，而且還不止一個。」「那你實現這些夢想了嗎？」大師問。「一個也沒實現。」年輕人沮喪地說。

「怎麼可能呢？從你樹立理想到現在，已過去十多年，十多年的時間，完全可以成就一個人的夢想，你知道自己失敗在什麼地方嗎？做任何事情，心裏無怨無悔才能一往無前。當你羨慕別人好運時，總站在背後哀嘆命運對自己的不公，或整天做白日夢而不去行動。找準了方向，就要風雨同舟。好運往往隱藏在逆境中，在逆境中行動能讓你絕處逢生、柳暗花明；好運又往往是用心良苦創造出來的。」大師回答道。

聽了大師的話，年輕人如夢方醒，從那以後，無論遇到什麼事情，他總是勇敢地行動起來。他學了駕駛，學了烹調，學了英語，又學了會計，最後，還學習了擒拿格鬥。他知道，好運是用心良苦創造出來的，自己一連串的做多面手的準備，就是做一個上等好人的全面素養所在。終於，年輕人找到一個給某成功人士當貼身秘書的好工作。

沒有足夠的準備，哪兒來的好運氣？其實心地善良、有正能量，這是人生準備的大底子；而能力全面又認真靠譜，這是人生準備的好面子。至於運氣來與不來，這就是對人的心理素質的大閱兵了。在一個人看不到希望時，不氣餒、不逃避，熱忱地與外界互動，遇到任何人都能輕鬆地談話，依然頑強地努力。無論何時何地，總是樂觀地積攢自己的力量和本領，以開放的心態面對生活，那麼獲得運氣的概率便會愈來愈大。

琴台客聚 伍呆呆

奇跡之城的快與慢

前些日我從澳洲回來，在廣州一下飛機便被送進隔離酒店住了兩周，解除隔離後坐上回家的車子，一路向南返回深圳。看到在車窗外飛速掠過的景色熟悉又陌生，霎時間就有了恍若隔世的感覺。

去接我的歐巴平日是朋友圈裏有名的「飛車黨」，大抵是為了讓我更仔細地感受一下在國外念想已久的「家」，便放鬆了油門，換了平常的車速。饒是如此，短短一個多鐘頭的時間便從廣州回到了深圳。沿途滿眼都是鮮花盛放，紅旗飛揚，國慶、中秋以及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的餘慶都還在清涼的秋風中飄蕩着。

或許是年紀大了愛懷舊的緣故，便想起了30年前我從廣州到深圳，沿途都是土路，坐的小巴更像是顛簸的小船。一路磕磕絆絆，又被賣了幾次豬仔，晨早從廣州坐上車，天黑了才到深圳，下了車，滿身的泥土飛揚，整個人像一朵被沙塵暴摧殘了的小花。

在國外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慢生活，剛回到深圳還有些許的不習慣。然而回想起來，過去在深圳也是有過一段慢時光的。

我初到深圳的時候住在寶安，老深圳人都知道，那時候，要到了上海賓館才能算是到了「深圳」，若是有人告訴你他「出咗深圳」，便可以知道他最起碼是去了上海賓館一帶的。那時候的「深圳」還包括老東門一帶。我坐幾個小時車「出深圳」最喜歡去的兩個地方都在老東門，一個是西華宮的麥當勞，那是麥當勞開在中國的第一家店，去了多要在長長的隊伍後慢慢地排隊，然後買上一些炸薯條、炸雞塊之類的零碎小食品，喝着可樂慢慢地品嚐，對30年前的本呆來說，樂趣堪比去酒樓歎早茶。

在老東門我喜歡的另一個地方是解放路上的新華書店，店很小，人很多，書很貴，買不起書，便挑自己喜歡的，找一個角落慢慢地看，看不完的書，在小本子上記下頁數，下回去了再看。「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把深圳變成了奇跡之城，令深圳建設起來奇快無比，高樓大廈一片片地拔地而起，城市的道路四通八達，後來從寶安到「深圳」不再需要坐幾個小時的車，那家新華書店也消失了。

小小的新華書店消失了，大大的深圳書城卻一個一個地建起來了。後來我喜歡去的地方變成了深圳書城，尤其是中心書城。與中心書城相鄰的還有深圳市圖書館和深圳市音樂廳。每逢周末，在圖書館裏安靜讀書的，在音樂廳裏專心聽音樂的，在書城的書堆裏看書、買書、聽各種文學講座的人們，讓這座飛速發展的城市奇跡般地放慢了腳步，在它的不惑之年到來的時候真正變得沉穩而透徹。

我的師父胡野秋先生為這座奇跡之城創造了一個新的奇跡：他的新書《深圳傳》在一個月內連續四次印刷，剛擺上書城的展架便被一搶而空，把《深圳傳》的總主編劉傳銘先生嚇了一大跳，他做夢也想不到如今在「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深圳還有那麼多的人喜歡讀書，還有那麼多人在讀書。

而讓一座邁着大步快速走了40年的城市來說，慢下來的最好途徑大抵是讀書了。